

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”什么是朋友？其时有人注释：同师曰朋，同志曰友。后来就泛指彼此有交情的人。

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。俗话说：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。没有朋友，世界仿佛失去太阳。没有朋友，这个世界仿佛是一片荒野。

朋友有真朋友、假朋友、真真假假的朋友之分。

真朋友视友谊为一种责任，总是想方设法给他人以好处，而不是向他人索取。

真朋友从来不把友谊挂在嘴上，并不为了友谊而互相要求一些什么，而是尽力彼此为对方做一切能办到的事，且视为自己的本分。

真正的朋友是心灵的牵挂，是心灵的感应。

真正的友谊是滋润心田的甘露。当你遇到困难时，生活、工作等方面遇到难以越过的坎时，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你面前，给你精神上的鼓励，道义上的支持，多方面不遗余力地关照、解困，真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这才是真朋友。其友情纯净如水。有副对联写得好：“莫放春秋佳日过，最难风雨故人来。”韵味深长。

生死与共的战友是真正的朋友。关键时刻宁可将生让给别人，将死留给自己，其情至真至诚，至实至笃，圣洁美丽。

真正的朋友使别人受惠不图回报，似早已忘记；得到别人的恩泽，哪怕是点滴之惠，总铭记心间，他日涌泉相报。真是施恩图报非君子，受恩不报是小人。

亲兄弟可能不是真朋友，而真朋友却如同亲兄弟。

社会交往中，经常听到的词儿是“朋友”、“好朋友”，而最难得到的是真朋友。

有的人自称朋友很多，但无一诤友。当你有什么缺点、失误或者是苗头性的不良倾

2009年我搬入新家，小区叫“金桥花园”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民谣：单干好比独木桥，走一步来摇三摇；互助组好比大木桥，风吹雨打不坚牢；……人民公社是金桥，通向幸福路一条。因此可以推知，小区位置原来一定是一片农田，属于某某人民公社金桥大队。

我住小区最北面一幢。北面的房间被设计成书房，坐在办公桌前，推开北窗，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片开阔的农田。视线再往北延伸大约150米，才是一排排当年农民们自家建的参差错落的两层楼的院落。目测一下，农田面积大约有50亩左右。打听后才知道，这片农田得以幸存的原因，是经过它上空的一条高压线一时无法迁移，以致使它成为这个城市难得一见的一片黑土地，我也有幸成为一个坐在书房中就能欣赏农田四季景色的幸运儿。

搬进新居的时候是冬季，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弥望的是一片圣洁的白色。日复一日，看着积雪自北而南渐次消融，我知道春天已经悄悄来临。春季色彩的转换让人有点目不暇接，昨天菜花好像还只是寥若晨星的点缀，再次掀开窗帘时，已经满地尽戴黄金甲了。那清一色的金黄出现在乡村也许极为平常，可是它就在市井当中，就在我的窗后，而且这样的景象足足持续了十天以上。面对这一片金黄，用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似乎都不能准确表述自己的心境，我只是感觉有如人喜获丰收的一种满足。夏季田里的色彩沉静得多，只是匍匐在地面上的一层暗绿色，那是刚出苗不久的大豆。傍晚一场淋漓的雷雨，田沟里注满了浑浊的泥水。入夜异常闷热，推开北窗，蛙声、蝉声此起彼伏，相互唱和，让人自然想起稼轩的名句，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

记不清已经多少次登临文游台了，对主楼顶楼东西两侧的匾额印象尤深。西边文曰“湖

文游台		
题字 殷旭明	责编 居永贵	版式 张勇

向时，朋友会善意地提醒你，甚至毫不客气地批评你，尽管你有些承受不了，而他是你的诤友；诤友是真朋友。

真朋友不论贫富，不分贵贱。财富并非永久的朋友，真朋友是永久的财富。

世间也有假朋友。彼此相处，利益大于情义，甚至高于一切。

假朋友需要你用时，亲近、亲切、亲热：咱们是“铁杆”兄弟。一旦用后，如履如碗，无情弃之。

假朋友台上握手，台下踢脚。

三两天就在一起吃喝，好像很合得来，而患难临头，却视同路人的朋友是酒肉朋友。清人张实居《又赠宜雨》道：“世人片言合，杯酒盟新欢。生死轻相许，酒寒盟亦寒。”酒肉朋友，没钱分手。

平时二人似乎相处不错，关键时刻或设陷阱，或落井下石，或出卖背叛，那是居心叵测、用心险恶的假朋友。

朋而不心，面朋也；友而不心，面友也。

你对他真心、交心，他对你假心、交面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依然如故，你终于悟到，此人不可交，假友也。

一度相处动真情，而友情是动态的，随着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，真情实意也可能转化为虚情假意；倘要再续真情，难矣。不能轻易得罪一个好朋友。

自然，人与人相处，不少是一般的朋友，很难说得上什么真和假。

银铤要细看，朋友要久交；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

看重名利，看重权势，喜阿谀奉承，好伪善假情者需慎交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

著名大诗人臧克家有诗道：老友老友，心中常有。志向契合，如足如手。但愿我们都有几位诤友、真友、老友。

天一览”，凭窗远眺，可见高邮湖水天一色，白帆点点；东边文曰“稼禾尽观”，眼前是绿野平畴，一片葳蕤的庄稼地。当然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，这些

已经成为记忆里的景色。以前，老房子也有一个简陋的书房，但仅仅是书房而已，一直无心为其取一个名字。如今，坐在北窗前，附庸风雅之念竟油然而生，甚至感觉再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斋名，就有点辜负了眼前这一片四季变幻、生机勃勃的田间景色。于是我从“稼禾尽观”匾额中拈取“观稼”二字，为书房命名“观稼轩”。尽管有因袭的痕迹，但是细细品味，竟有几分自鸣得意、自我陶醉，情不自禁为自己拍案叫绝起来。感觉“观稼”二字不仅切合眼前的情境，也完全符合时下的心境。想我辈年近花甲，退居二线，窗前独坐，田间那一片洁白、一片金黄、一片葱绿扑入眼帘，与心中那一份宁静、一份澹泊、一份黄昏般的遐想相接，是情语是景语而皆无语，心中只是默默地感谢自然的赐予，感谢上苍的眷顾。

清晨出外晨练，听拳友们三三两两议论，这块农田很快就要开发了。我从情感深处不愿相信这是真的，且心中还存有几分侥幸：总说要开发，可拖了这么些年也没有开发，现在也不会说开发就开发掉吧？再说这一排高压线杆怎么对付呢？可这回是我错了，过不几天，开来几辆电力部门的工程车和一群戴着安全帽的施工人员，爬上爬下地忙碌了几个白昼，电线杆和高压线就全没了踪影。我不愿相信的情况还是出现了：失去了高压线这最后的保护伞，这块农田的命运肯定是朝不保夕了。

现在，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开发商们尚未开进来，田地里除了渐渐长成的大豆外，还有新栽种的一排排横竖成行的小树苗，我揣摩这是即将失去农田的农民准备与开发商们作最后的讨价还价。农民们是很现实的，这都市里农田的最后消失只是早晚的事情，既然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退而求其次，临时栽种一些小树苗，以多争取一点补偿也不失为聪明之举吧？我心中的失落、惋惜自不待言，但是比起这块农田原来的耕种者，我更没有资格说三道四，更没有能力改变事情的进程。我只是稍感缺憾：当窗后这片农田中矗立起一片水泥森林的时候，我的“观稼轩”该名不副实了吧？

1986年，我就有了一本《圣经》，那是一位在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送给我的，我不知道他从哪弄来的。他说，“老师，送给您读读，蛮有意思的。”

我仅把《圣经》作为文学书籍读了一遍，对里面所谓的教义，也仅仅看看而已，没有太往心里去，更没有因此产生加入基督教的念头。这倒不是表明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而是我觉得，如果在人类之上还有什么上帝的话，那么，人世间的很多恶劣的事件和歹毒的人就不会发生与存在了，上帝不是最公平的吗？

我不信仰基督教，也不相信任何宗教。可我身边却从不缺少基督教徒。

早些年，一位学生信了基督，周周礼拜不说，甚至把家里的房子让出来给教会使用，说是“奉献”的。问及何以信奉基督教，其回答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他说，就冲了一点：“教会里平等，教友们之间真诚，只奉献不求回报，更不会欺诈蒙骗。”我不是基督徒，没有参加过基督教的任何活动，也没有与基督徒之间有过经济上的交往，对其所说，自然不知所以。

后来，又有一位朋友归于耶稣门下，他的理由就更简单了，“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救了我，我因此认为入了基督教不会错，朋友如此，其他人不会坏到哪去，跟他们在一起，能够使自己善好”。真是爱屋及乌，匪夷所思。信什么不信什么，是每个人的自由，我犯不着追根究底。

最近，在一次聚会中与一位女性亲戚相遇，大家闲聊的时候，聊到信仰，她直言不讳地说，她信仰基督教。我一听，觉得有趣，遂问其信仰之由。

她于是娓娓道来。在她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信仰基督教，不管家事多忙，礼拜是不会少的。有一年的某一天，正值壮年的父亲突然双腿不能直立，问医求诊都不见效。某一个礼拜天，母亲拿着家里仅有的五块钱，推着架子车，准备带父亲到大医院医治。教堂门前，母亲放下父亲，做礼拜去了，出来的时候，母亲说，今天我只能推着你到省城了，五块钱被我奉献了。父亲点点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父亲的双腿像被什么猛击了一下。父亲原来麻木的腿，活动自如了。母亲说，下地走走看。父亲试着下地，走路也自如了。一直到现在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双腿都很健康。

从那以后，她就信仰基督教了，先是跟着母亲做礼拜，对忏悔、赞美诗，什么也不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理解能力的增强，对基督教有了深入的理解，每次进入教堂，心里都特别

我连襟患胆结石开刀住人民医院，睡四病区28床，我伺候他两日。27床病人是一位七十岁老左的前列腺患者，他是几天前动手术开了刀，现在正躺在床上，导尿管从被子旁边伸出来，有焦黄的尿液顺着管子滴到床下面的塑料盆里。

“人到哪儿去了？”老头睁开眼，不见了老太婆，声音大大地喊。服侍他的是他的老太婆，现在到开水房打水去了。我在病房两日，注意到老头“不太正常”，经常对着老太婆大声地喊叫，一会儿怪老太婆及时帮他叫护士，一会儿怨老太婆把床靠背摇低了，一会儿又嫌高了，等等，在我们看来他简直就是找他老太婆的茬。而他的老太婆从不跟他辩论，脸有点泛红，微微笑着，好像真的是她犯了错。她六十多了，手脚看上去都还灵活，一会儿帮他用湿毛巾擦身，一会儿帮他捏捏膀子，并轻声地问：“这样舒服点吗？”“嫌不嫌热？”“嫌不嫌凉？”“要喝点水吗？”她不接他的话，他遇不到任何对抗，也就只好停歇。

我感到奇怪，老头家里其他人，包括他的儿女，来看望老头的时候，他顿时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十分和气，说话柔声细语，就像个性情十分温顺的老头。而当老太婆一个人在的时候，脾气就变得古怪又暴躁，好像他老太婆欠了他一世的

接下来的泥土便翻开了花，泛着亮色的黑土如同我黑黑的眼睛。接下来的老牛，这满载岁月沧桑的平板车呀，摇动双轮，便迈入我苍茫的思绪。

此刻，我眸子里的老牛，悠闲、执着。不紧不慢、不亢不卑地耕耘在二月的田垄……

流浪的是道路，不变的是足音。那些如梅绽开的足印，曾一次次写满。

该以怎样的风骨去面对生活的泥污？

安静和明亮，做了错事，就很痛苦，做了好事，就很高兴。她说，加入基督教给了自己一个约束，时刻告诫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，只能做好事不能行恶事。

这位亲戚所讲的关于她父亲的故事，我只相信是“巧事”，是药力所致与礼拜奉献的巧合，这样的巧合在生活中并不鲜见，一定要把这种巧合说成是上帝的恩典，打死我也不信。但她所说的“时刻告诫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，只能做好事不能做恶事”，我是很欣赏的，因为这已经不是宗教意义的虔诚，而是她的人生信仰。

由此看来，信仰与基督教，与宗教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，信仰是心灵的产物，是信念所在，往往也是人的追求目标、方向和精神支柱。有的人信仰“好人有好报”，因此一辈子做好人不做坏人；有的人信仰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因而一辈子力学不辍；有的人信仰“有付出才有回报”，因此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，老老实实做人。这些人不一定都信仰宗教，但他们有信仰，而且按照自己的信仰为人处事，有没有信仰与宗教还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

有什么样的信仰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；有什么样的行动，也必然有什么样的结果（也许某一个人一辈子看不到确实的结果，但一定是有结果的）。信仰在人一生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。少数外国人讥讽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，这是他们混淆了宗教与信仰的关系，大多数中国人也许不信仰宗教，但也不能因此否认中国人的信仰，中国人自有信仰。梁漱溟先生就曾总结中国文化特性之一是“向善向上”，这何尝不是贯穿千年的民族信仰？

我不信仰基督教，不表示我没有信仰，我不信仰任何宗教，也不表示我没有任何信仰。信仰是意志要求，是灵魂所依，信仰的对象可以选择，不管你是信仰基督教、佛教，还是伊斯兰教，以至其它东西，都必须恒久执着，无改无悔。不信不仰而兀兀以为者，鲜矣。因此说，一个人不一定信仰宗教，但一定要有宗教式信仰，或者说，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信仰。

当然，信仰也有消极的内容，比如有的人信仰“金钱万能”，因此不择手段地捞钱而成为金钱的奴隶；有的人信仰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因而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消极的信仰会误人于歧途，而积极的信仰是一种正能量，它会激励你，规范你，推动你。我们要善于培养积极的信仰，在积极信仰的引领下工作学习生活，诚如此，前进道路也许一样崎岖不平，弯弯曲曲，但方向不会错，更不会走向死胡同。

情。不过，我也能理解，有的人就只对自己最贴心的人发脾气，对“外人”反而“客气”得很。“老往外跑。”老头怪老太婆怪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。其实他作为旁观者知道，他老太婆根本就没有老往外跑，除了去打开水，或者去微波炉房加热食物，或者为其它不得已的事才出病房，其它时间，老太婆都在他眼前转，连上卫生间都是乘老头睡着的时候。

“人又到哪儿去了？”他继续喊着，头拗起来向四周看，他的声音估计对面的病房都能听到。“他去充热水了，一会儿就来。”我跟他说他头无力地拗着，继续絮叨：“又不见了，唉，老往外跑。”

老太婆来了，还是像犯了错似的，放好水瓶，赶紧过来扶着他躺好。她小声地，虽然是责怪，但一点没有责怪的语气：“又急了，又急了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我不走就是了。”看老头终于安静下来，渐渐闭上眼，老太婆歉意地朝我们笑笑，我们也回应她理解的笑。

“老头子一看不见我就着急。”老太婆说，这话说的我们都能看得出。老太婆摸了一下老头的脸，又说：“其实我呢，看不见老头子也会心慌。”这话说的我们还真没注意，一下子也没能理解过来。

劳作是一生初衷不改的语言。泥土是一生最钟爱的肤色。春日田垄，老牛奔走在希望的原野。四周无阻，每一个走进的人都融入一幅无边的春色之中……

冬天里的人们盼望春天，春天里的人们盼望劳作……每一次轮回都是一次风雨的洗礼，都是一次丰硕的收获。

翻开的泥土乌黑发亮，老牛在田垄上奔走，身前身后都为我们铺开了一条崭新的路。